

名人事迹

陈师治学之道

抗日胜利后翌年,陈焕镛老师重返西大任林学系主任。1947年推荐蒋英同志为林学系主任,他则专心致志恢复广西植物所前身西大植物所,所址设于农学院,一时林学与植所人员不分彼此,互相支援,并有系所一家的美称。与陈师相处十余年,其治学之道,足为后学榜样,概述如次。

每次采集员从野外采回的蜡叶标本、种子、幼苗等,陈师必亲自检查,凡具研究价值的材料,则按其生境习性与美化环境相结合,选择适宜地点栽植。因限于经济关系,无力开辟苗圃,只在附近开垦一、二亩地作为栽植之用。又在陈师住宅周围,因地势较复杂,正宜于各种植物生长,于是逐年开辟,惨淡经营,数年之后,仅绕屋栽植就达四十余科之多,阴可歇,花可赏,实可采,不仅美化了环境,又增加了分类学的直观教材,于是游人如鲫。

挑选出来的材料,即展开研究工作,观察植物形态,或解剖花果叶的构造,找资料,考证参考书,一稿、二稿、三稿,孜孜不倦,辛勤劳动,一丝不苟,所以数十年来,陈师发表中国植物尤其南方植物的命名,为全国之冠。如于1954年在广西龙胜花坪租江首次发现活化石——银杉,就是个明显的例子。茶余饭后,陈师常去观察栽植的花草,或是护理,或是修剪,所种野生作物,不仅成活率高而且欣欣向荣,甚至随人的意愿生长,尤其陈师住宅,花木绕屋扶疏,真有古木千古秀,异花四时春,给了人们美的感觉,成为雁山的风景点。

以上说明陈师治学之道,不仅理论结合实际,更从基础学科转化为应用学科,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陈师是分类学者,原以鉴别植物的科属种为主。但了解各该地区的植物资源以后,如何开发利用,心中有数,或取其材用,或取其粮油特产,或取其他如香料、橡胶或胶料、饲料或肥料、或提取其有用化学成分,或分离其韧皮纤维或木纤维,或选择防风与抗污染植物,或利用庭园设计原理,美化环境,事在学者兴之所趋。至于野生植物的驯化,如高山植物移植平原,低产者转化为高产,在在都可造福于人民。无论那门学科,深入研究,都能发挥其奥秘原理而发展成为经济或社会效益。陈师治学,在植物分类方面,已登峰极,他的工作,俯仰之间,就可发展为经济或社会效益,看得见,摸得着,这是他素来治学抓紧认真二字,更加情学强记,所以能成为他人之师。更进一步,获得的成果,再加雕琢,才能锦上添花。正如陆游诗: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

广西农业大学林学院 谢福惠

教学经验

植物分类学教学改革的尝试

植物学(系统、分类)课是生物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,学科的性质决定了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比较呆板、枯燥,历来被学生认为是一门乏味、难学的课程。加上植物受地区性及季节性的影响较大,一些需要向学生介绍的植物,在当地或上课时不易采到。过去的做法是,上课前带学生在校园观察一些代表种类,上课时带些腊叶标本或新鲜标本让学生看,以增加感性认识。但由于腊叶标本经压制以后,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色彩及立体感,特别是花和果实给学生的第一印象和实物是完全不同的,不容易为学生接受。新鲜标本虽然可以弥补某些不足,但常常受到季节的影响,上课时不一定是花果期,仍然不能满足要求。

近年来开展电化教学,利用教学录象片及幻灯片,较好地解决了季节性及地区性的矛盾,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及教学质量。但在教学实践过程中,我们仍然感到不满意。因为放录象片及幻灯片需要一定的设备及统一的时间,而学生的接受能力及兴趣是各不相同的,播放录象片及幻灯片的主动权在教师手中,同学们观看仍处于被动状态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,我们在近几年的时间里,拍摄了约四百张植物彩色照片,按科、属排列,除在每次上课和实验时让同学自由观看外,还根据每星期上课的内容,把有关的种类张贴在橱窗中展览。由于彩色照片不受设备和时间的限制,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,自行安排时间观看,变被动为主动。而且彩色照片的色彩鲜艳,花、果的立体感较强,有一定的吸引力,拍得好的,还有一定的欣赏价值,因此,深受同学的欢迎。

我们认为,如能拍摄一套配合教材需要的植物彩色照片,并尽可能增加一些花及果实的解剖照片,这对提高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和提高教学质量是有一定帮助的。

中山大学生物系 刘兰芳